

# 消失的母校

■陈桂芬

母校让人魂牵梦绕,现在很多人借开同学会之际,到母校寻找校园记忆,而我就读的母校却消失了,便觉惆怅不已。

母校是每位莘莘学子的知识摇篮,踏入灿烂人生的舞台,因为辛勤园丁浇灌着我们茁壮成长。从母校走出去的人,成为文人圣哲也好,普通学子也罢,对母校都怀有深深的感情,许多事情让人终生难忘。我一年级就读家乡所在的地亩社乡(现马屿镇)高岙小学,非常简陋。自己带着一张小板凳到前后透风的旧庙中读书,当时富裕的人家提供大凳子作为我们的书桌,约20个孩子趴在四五张大凳子上学习,黑板是一块小木板用墨水涂黑晒干而成的——这就是我小学的教室。

我的启蒙老师是土生土长的农妇,可算农村里最有文化的人了。我的课本共有两本,一本是语文,一本是算术。语文的扉页是毛主席的标准像,第一课是“毛主席万岁”,第二课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,第三课是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”……我们好长时间一直是学习这三篇课文,读了写,写了读,读了背,背了默,融化到血液里,我们永远记住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。

一年之后,我们搬进新校舍,实际是三间两层村办公楼。我们教室在楼下,老师办公室与村会计室在楼上,学生是不允许涉足楼梯半步的,办公室成为我们“高大上”的地方。经过探索,老师办公室有两种学生可以走,一种是成绩优秀的学生,可以帮助老师送交同学作业本等;另一种是顽皮捣蛋的学生,

被“红小兵”抓住送到老师办公室批评教育的。我是一个坏事不敢干,想提高成绩也无望的老实孩子,想去一趟老师办公室比登天还难。

在小学,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两次请教老师:一次“冉”字我不会念,拿着课本去问语文老师,她看了后,想了片刻,便告诉我:这个字比“再”字少一横,念“zāi”字。“冉”平时用的不多,我到了当代课教师时才将读音纠正过来;还有一次,“撑”字不会读,去问一位男老师,他也不认识,就很负责地去翻字典,费尽力气终于翻到“撑”字,就是不会拼音,拿着字典去问其他老师后告诉我:读“掌”字。他还告诉我秘诀:遇到生字不认识,就读偏旁……“撑”字是我走上正式在编教师工作岗位后,还是我学生替我纠正了读音,让我尴尬不已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小学办在家门口,村村有学校,那个年代师资严重短缺。虽然教师水平低,知识浅薄,但他们教学相长,为农村扫除文盲、提高入学率作出了重大贡献。我们如果没有这些辛勤的老师传道授业解惑,很多人还处在无知与无奈之中,我也不可能走到现在比较满意的工作岗位上。现在想来,虽然我没有实现老师的愿望和自己的目标,但收获了最可贵的师生、同学情谊,这是任何东西换不来的宝贵精神财富。

几十载雨雪风霜,几十载春华秋实,走过了悠悠岁月,历经沧桑的母校一个在消失。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,小学母校——高岙小学被撤并了。

1978年,篁社乡有3所初中学校,

按村分片就近入学,我很幸运,家庭成分为贫农,推荐到篁社村办的学校就读初一。影响最深的是,恢复中高考第一年,该校有位代课老师考上了供销学校(中专),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,后来他毕业后分配到马屿供销社当营业员,让我们羡慕不已。

1976年后,教育迎来了春天,教育体制、办学体制、办学规模都进行改革。一年之后,篁社村办初中撤销,我们被并到篁社乡录社学校就读,该校有小学与初中,是规模较大的一所一贯制学校,记得小学读五年,初中读两年。初二有3个班级,按成绩我被分到慢班就读。快班的老师水平真的很好,有几位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,我所读的班级只有一位是公办老师,教我们物理,其他老师都是农村代课的。这一届学生可谓幸运儿,那几位高学历老师,是因冤假错案被下放到农村学校工作的,平反恢复名誉后,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工作之中,这一年有8位学生考上了瑞安中学,轰动瑞安全县。因当年瑞安中学向全县招生仅两个班级,而我成绩不够,考上的是篁社农业中学,也算是职业高中。

1989年,篁社乡录社学校一分为二,初中、小学各自办学,从此初中母校也不存在了。录社中学后来多次易名,2000年,撤销篁社镇并入马屿镇,篁社镇中学改名为马屿镇二中,2018年春季撤并到马屿镇一中,从此马屿镇二中也消失了。

1979年,我到了篁社农中报到的第一天,发现一位老师是曾经在马屿街头

修补皮鞋的鞋匠,还有一位是穿着地地道道的老农民。后来才知道,这两位老师曾经被错划为右派,而平反后重新回到教育工作岗位的。读了一年,教育体制改革深入,篁社农业中学改制了,该班转为三年制初中,就读部编教材。我们毕业之后的第二年,高中母校——篁社农业中学彻底被撤销了。

1985年,我考上了中师,在瑞安县教师进修学校就读,除了瑞安外,龙湾、瓯海、文成、泰顺的学生都在该校就读。在就读两年的师范里,学到的文化知识最丰富,思想进步最快,毕业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并获得了“三优学生”荣誉称号。1991年,充满着青春回忆的师范学校母校,也改变办学功能,2013年8月,彻底被摘牌,与瑞安市教育局教研室合并为瑞安市教师发展中心。

后来,我参加高考,1989年被温州教育学院录取,进行函授学习,1992年我毕业后的当年,温州教育学院并入温州师范学院,专科母校自然也消失了。2006年,本科母校温州师范学院与温州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温州大学,温州师范学院也成为历史。

不管是高等院校,还是中小学校的撤扩并,都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。呜呼!母校,无论是否著名,无论有悠久历史,我都不会忘记母校,不会忘记谆谆教导我们的母校老师,毕竟母校承载了我们最初的精神家园和最宝贵的记忆。因为我们追寻的不是学校的名望,而是弥足珍贵的校园记忆和美好的青春时光。

# 重返北麂岛

■潘丽丽



三十多年前,第一次随市委宣传部领导上北麂岛慰问演出。机动船驶出飞云江江口,面对蓝天碧海,兴奋冲淡了晕船的难受。一上岛,受到乡政府热情接待:一脸盆一脸盆的海鲜摆满了桌子,舌尖上的鲜美,至今难忘。

第一次在海岛简陋的电影院演出,台下黑压压的人头和掌声仿佛还响彻在耳边;第一次和伙伴们穿着泳衣在海边游泳玩水,置身大海击水戏浪的开心似乎就在昨天;第一次到解放军军营慰问演出,挺拔的军人,整齐的营房,开阔的篮球场,深深留驻我的脑海,至今记忆犹新……

今年8月18日,我随瑞安合唱团和市民艺术团,坐着与当年机动船不可同日而语的大轮船,再次去海岛文化礼堂送文艺演出,再次踏上东海边这个小小的岛屿。

三十多年,弹指一挥间。小岛,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投资数亿元的避风港、码头令人耳目一新,再也不像当年,下船还要坐小舢板才能上岸。一脉葱茏青山,两排雪白齿型堤坝,环着一湾碧水,数只渔舟,在落日余晖中静谧如画。当年仅有一家旅馆的小岛,如今鳞次栉比建起多家各具风情的民宿、旅社,让人萌发今非昔比的感叹。只是,营房撤了,岛上居民也少了许多。据乡长介绍,如今岛上常住岛民只有五六百人。

下午,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,穿过半山腰斑驳的石房小巷,来到当年游泳的海边。看着过水屿礁石边的潮涨潮落,浪花飞溅,极目望去,我似乎想在礁岩的缝隙间,大海的波涛里寻找些什么,心底泛起莫名复杂的情绪。逝者如斯乎,一样的潮水,一样的礁石,只有岁月,一去不复返。当年一起参加演出,一起在礁石上拍照的小伙伴,如今散落四处,再难聚首,有的甚至已作古。往事如烟,我们都是天地的过客,只有这亘古不变的海滩、礁石、大海,才是永恒的。

傍晚,偕合唱团的小姑娘们一起沿堤坝信步漫游,徐徐吹来充满腥味的海风,掠过耳畔的海鸥鸣叫声,蜿蜒在地的渔网和一弯湛蓝中的归舟,远处是山映斜阳接天,白云如絮漫卷飞。身旁,小姑娘们在坝上做各种姿势的摆拍,剪影如画姿如花。远离尘嚣的美景、美好,瞬间溢满我柔软的心。

19时,慰问演出准时开始,丁香坛上搭起临时舞台,四周坐满岛上的渔民,五彩斑斓的灯光照亮北麂的夜空,丰富多样的节目博得阵阵掌声。演出结束后,意犹未尽的我们又到室外道坦里围桌吃夜宵,中间,突然停电片刻。不知谁叫了一声:看,天上好多星星!大家纷纷仰起头,漆黑的夜幕上,一弯明月高挂,四周星光璀璨,一闪一闪,如梦似幻,美得让人惊叹。环视星星点点倒映在海里的灯火,更似银河倾泻,令人仿佛走进画里诗里,一份岁月静好,回归田园的恬淡。

第二天早上,去参观灯塔的途中,我特地寻到当年演出的电影院和部队营房旧址。电影院空剩一堵颓败的围墙,部队营房早已人去楼空,宽广的操场野草丛生,荒凉不堪,令人唏嘘不已。所幸,途中偶遇的彩虹冲淡了心中的伤感,满山遍野的绿树杂花,山顶巍然耸立的红色灯塔和浩瀚无边的东海,留给行人振奋和希望……

北麂,我为寻梦而来,却见物是人非,岁月深处的故事,已随风飘散。那人生旅途中的一霎,曾经是我梦中最美的一幅画,心中最美的一首歌。

# 老瑞中,终于流失在时光里

■姜林娜

夏日的黄昏,和女儿漫步在改建的公园路上,公园路的尽头横陈着拓宽的邮电北路。横穿邮电北路,在一片杂乱的建筑废料中,终于看见了“文化巷”路标,却不见了路标后面的那幢旧房子。我的心有点发颤,循着记忆拐入“鸟巢”后面的小竹林,果然不出所料,这里已是一片断壁残垣、荒烟蔓草,徒留几朵小黄花在风中颤抖!我不敢再过去,似乎接近一点,那老瑞中的记忆,那在我青春岁月里逡巡而过的美好时光,会随着这30年的建筑消失而戛然而止……

呈直角紧挨在一起的仓前街和文化巷,相比安阳新区和虹桥路的喧哗,这里有着老城区的落寞。每次经过这里,那一景一物一人一事总能勾起我追忆往事的伤感。当时坐落在仓前街和瑞安中学是我母校,文化巷临街的瑞安中学教师宿舍是我家。从家里步行到学校不到5分钟。如果偷懒,从楼层的侧门穿过学校体育馆再经过操场边门到学校只要2分钟。为了少走那3分钟,我总想着抄近路,却被体育馆的一把大锁拒之门外,只好绕回来再走文化巷,而上课迟到的事情屡屡发生。

两年前,因为城市改建拆迁,父母搬离了生活30年的老房子。这幢四层的老式瑞安中学宿舍楼,紧靠瑞安中学操场。我家住的这一单元共有8户,当



老瑞中资料图

年很轰动地出了4位特级教师、一位留美博士。住304室的我的高中化学老师、特级教师郑平曾开玩笑说,这单元的楼梯该留存着作纪念!风水多好啊!该作纪念的楼梯已经永远消失了,我黯然神伤。

帮父母搬家那天,一抹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来,斑驳的光影在地板上摇曳。我站在窗前,凝视着这扇无比熟悉的刻痕斑斑的窗户,它清寂着,无声地向我诉说着漫长岁月里守望的点点滴滴。

窗旁曾经摆着一张大书桌,是我与弟妹妹学习的地方。每天晚上,夜阑

人静,我们围桌而坐安静地做着作业,桌子上方的日光灯明亮而柔和,那倾泻的柔光里是我们叠印在一起的亲密影子……那段严苛的中学教育阶段,这温馨的情景一直是我生命中最厚重的感动。

倚窗而立,当年如果极目远眺,可看见老瑞中的教学楼,那是爬满藤蔓阴凉舒适渗透着岁月痕迹的三层楼,校园里,有我喜欢坐在下面发呆的紫藤架,那层层叠叠的浓阴里是无人打扰的安宁时光……林花谢了再春红,岁月却是恍然中。操场上搭建的高大防雨棚架已阻挡

了远眺的视线,老瑞中的校址已被玉海实验中学取代,了无往日痕迹。

靠窗的这颗玉兰树,如果是在春天,会花团锦簇,洁白无瑕,妖娆万分;现在,没有了花,只余深绿色叶子,孤独伫立在落叶荒草和乱石中。季节依旧,却已物是人非。唯有西风飒飒,不肯稍息片刻,钻进没有关严的窗子。窗前,是一道守望的影子。

晚霞破月的天际,映红了归家的路途。该回去了,我却不肯。我的目光仍在残垣断壁的顶端徘徊,那里有故鸟飞过的痕迹吧。女儿问:“妈妈,你找什么?”我找什么?我无法回答。说找老瑞中的记忆?在老瑞中教师宿舍的废墟里找埋葬了的青春故事?可是她太年轻无法理解,她理解的是她就读过的新瑞中的记忆和故事,那个与老瑞中相比显得很大,校园很美,设施很现代很齐全的瑞安中学。

我连根拔起一朵小黄花,把这朵见证这幅楼房的昨天和今天的小黄花,带回家栽在阳台,也许很快就会枯萎,但至少能安放它那无处安放的灵魂。就像终于流失在时光里的老瑞中,纵然她逝去如风,变为年华斑驳的碎影,纵然所有的事物已被雨打风吹去,也不变感念之心,感念那些曾走近我生命里的人和物,用心珍惜,妥帖安放,因了那旧时光里的一份念,一份暖。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

## 不要让流失的水

## 成为后人的泪

瑞安市文明办 宣